

李白全集編年注釋

(上)

安旗主编



李白全集編年注釋

(中)

安旗主編



李白全集編年注釋

(下)

安旗主編



I214.22

49

李白全集編年注釋

(上)

安 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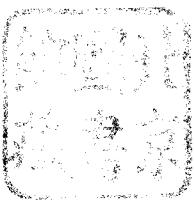
旗 奇

薛 房

天 日

緯 晰

巴蜀書社一九九〇年成都



D 133990

責任編輯：周田青 陳大利
秦伏男 黃云生
封面設計：邱云松
版面設計：楊璐璐

李白全集編年注釋（上中下）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(成都鹽道街三號)
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巴蜀印刷廠印刷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印張80.625 插頁2字數1360千
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數：1—1500冊

ISBN7—80523—393—4/I·170
(平裝) 定價：36.40元

I214.22

49

李白全集編年注釋

(中)

安 閻

旗 奇

薛 房

天 日

緯 晰

己酉書於一九九〇年

成都



I214.22

49

3-2

李白全集編年注釋

(下)

安 閣

旗 奇

薛 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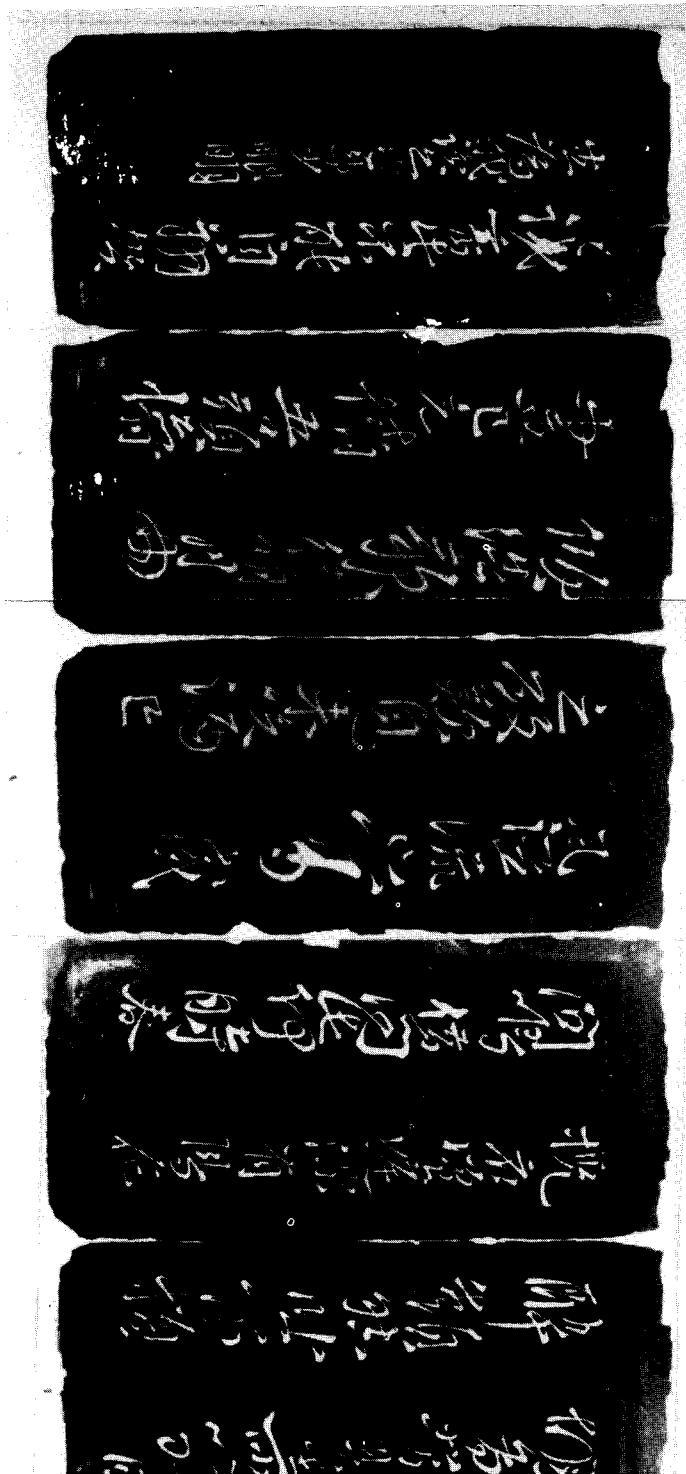
天 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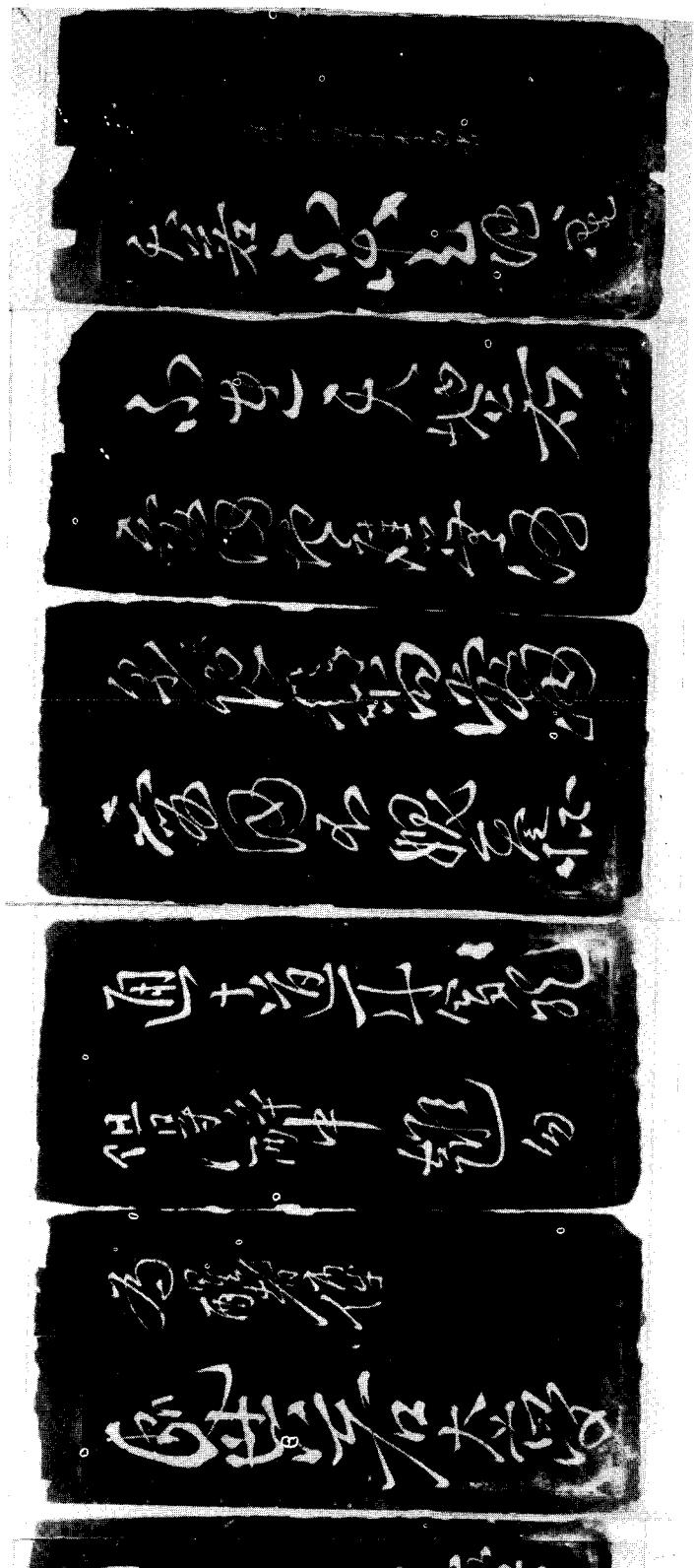
緯 晰

已 藏 書
一九九〇年 成都



宋拓李白《星鳳樓帖》墨蹟







《李太白文集》書影(日本靜嘉堂藏宋刊本)

論李白（代前言）

安旗

李白是一位偉大的詩人。他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歌，傳世的約近千首，其中絕大部分都具有相當的意義和價值，數以百計的名篇傑作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，全人類的精神財富。

但是過去一千多年來對李白的研究很不够。他的生平事迹多不詳，他的作品也多有未解或解而有誤，致使其人及其作品沒有得到充分的介紹和準確的評價，甚至還遭到歪曲。

近十年來，我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，李白研究方面尤為活躍，新說迭出，成果累累，解決了不少前人未曾解決的問題。學術界的共同努力為給李白作出新的介紹和評價提供了基礎，本文就是在這種基礎上提出一些管見，作為我個人對李白的基本看法。

一 關於李白的生平

李白，字太白，生于唐代武則天長安元年（公元七〇一年）。他的活動主要在玄宗、肅宗兩朝，唐代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。

前期的唐玄宗是一個英明的帝王。他任賢用能，勵精圖治，使唐王朝達到它的極盛時期，成

爲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。「開元之治」的陽光激發了許多人的雄心壯志，秉賦優異和富于幻想的少年李白更感到它具有無比的魅力。

開元十二年，李白二十四歲。他認爲「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仗劍去國，辭親遠遊」。臨行，有《別匡山》一詩，詩末寫道：「莫謂無心戀清景，已將書劍許明時。」他早已下定決心，要把他的文才武藝奉獻給大唐王朝。他之辭親遠遊主要就是爲了尋求政治出路。

初出三峽的李白好象大鵬展翅。此年所作的《大鵬遇希有鳥賦》（後改爲《大鵬賦》）就是他的自我寫照。從此賦中可以看出，李白的政治抱負不是僅僅要取得一官半職，而是要趁着大好時代干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

開元十五年，李白二十七歲，入贊安陸許氏。他在此年所作《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》中寫道：「申管晏之談，謀帝王之術，奮其智能，願爲輔弼，使寰區大定，海縣清一。事君之道成，榮親之義畢，然後與陶朱、留侯浮五湖，戲滄洲，不足爲難矣。」由此可知，李白政治抱負的具體內容是：輔佐帝王，濟蒼生，安社稷，然後功成身退。

但自出蜀以來，「遍干諸侯」皆無結果，只落得「南徙莫從，北遊失路。孤劍誰托，悲歌自憐」。于是李白寄希望于上長安。他在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中寫道：「若赫然作威，加以大怒，不許門下，逐之長途。白即膝行于前，再拜而去，西入秦海，一觀國風。永辭君侯，黃鸝舉矣，

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？」顯然，他以為在地方上找不到出路，上京師去當能如願以償。

開元十八年春夏間，李白第一次上了長安。「歷抵卿相」仍無結果，徘徊魏闕之下不得其門而入，只落得與遊俠兒、鬪鷄徒爲伍；又因誤與「五陵豪」相交，而有北門之厄，受到這一批流氓地痞的圍攻。在落魄長安的同時，却看見宦官們甲第連雲，鬪鷄徒們冠蓋輝赫。相形之下，李白大爲不平，大惑不解，對他抱有無限希望的「明時」開始感到懷疑和失望。《行路難》（其二）、《蜀道難》等詩即此期抒懷之作。

李白一人長安失敗後，無顏回家，乃東遊梁宋，訪道嵩山，憩元丹丘穎陽山居，然後又在洛陽過了一段「黃金白璧買歌笑，一醉累月輕王侯」的狂放生活。重要作品有《梁園吟》、《梁甫吟》等詩。後二年出遊襄陽，謁見當時頗有推賢進士之名的韓朝宗，求薦又不遂。重要作品有《襄陽歌》等詩。開元後期，李白又曾北遊太原，南遊江淮，重要作品有《將進酒》、《夜泊牛渚懷古》等詩。

整個開元時期，李白一直尋求着政治出路，一直夢想着君臣遇合，却一直是「南徙莫從，北遊失路，孤劍誰托，悲歌自憐。」

開元二十九年秋冬間，李白的摯友元丹丘奉詔入京，次年（即天寶元年）封爲道門威儀，隨

玉真公主朝謁譙郡真源宮並受道王屋山仙人壇。丹丘受李白之託，薦之于玉真，玉真又薦之于玄宗，于是天寶元年秋季白亦奉詔入朝。玄宗召見金鑾，優禮有加，並命待詔翰林。但此時玄宗勵精圖治之心早已消歇，他已經從一個英明的帝王蛻化為一個安樂天子。他之召李白入朝只不過借以裝點太平。

李白入朝之初還以為他大展鴻圖的美夢即將實現。但一次又一次地奉詔應制却只是侍從宴遊，使他又陷入失望，加以受人妬忌，遭人讒謗，更使他感到苦惱。天寶二年夏他已是身在魏闕，心存江湖；天寶二年秋更是詠歌之際，屢稱東山。此期所寫的一大批官怨詩，實際多是待詔翰林生活的自況；此期所寫的一大堆思邊詩，實際多是對朝廷窮兵黷武的不滿，同時對玄宗的荒淫生活也有所諷刺。從李陽冰《草堂集序》中「丑正同列，害能成謗，格言不入，帝用疏之」這幾句話看來，李白對玄宗曾有過諫諍之言，玄宗不但不采納，反而聽信讒言疏遠了他。天寶三載春，李白經過多日徘徊以後，終於下定決心，請求「還山」。玄宗亦以其「非廊廟器」，又慮其「言溫室樹」，而乘勢打發了他。臨行，李白不免感慨萬端，或詠鸚鵡，或悲流水，或寄喻宮女，或托言棄婦，寫了一系列詩篇抒發他痛苦的辭闕心情。當年回到東魯後，為了借宗教麻痺他創痛巨深的心靈，李白在濟南紫極宮受了道箓；又自構酒樓一座，日夜沉飲其上，少有醒時。隨後，就大病了一場。

天寶五載病愈後，李白自東魯南下越中，行前有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一詩抒其失志去朝之情。

由於唐玄宗荒淫無道，李林甫等人助紂爲虐，外則窮兵黷武，內則屢興大獄，天寶中期朝政更趨黑暗。李白一連幾年滯留吳越，寓居金陵，表面上生活十分狂放，實際上內心却十分痛苦。他既爲自己被斥去朝憤憤不已，又爲朝政黑暗憂心忡忡。此期一系列覽古、懷古之詩實際上都是借古諷今之作；《戰城南》和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更是直抒胸臆，抨擊時政。

天寶十一載，李白有幽州之行。此行目的仍然是建功立業、報效國家。到了幽州以後却發現安祿山正在爲叛亂作準備。不但使他「沙漠收奇勳」的夢想又落空，而且幾有滅頂之災。他一方面爲自己的盲目冒險自怨自艾，一方面更爲國家的命運憂心如焚，爲玄宗的養虎成患痛心疾首。

天寶十二載早春，李白從幽州脫險回到河南後，又爲另一個立功報國的念頭所驅使，而有三入長安之行。他意欲就幽州事向朝廷陳獻濟時之策，從而一展平生之志。但到了長安之後，他看到滿朝文武猶自歌舞昇平，不知危亡已在旦夕；他聽到楊國忠一伙狐羣狗黨竊據高位，而自己却報國無門；他感到玄宗迷而不省，已快成亡國之君。最後只好懷着「辭楚」「避秦」的心情離開了長安。此行有詩多首，或抒危亡之感，或作窮途之哭，或嗟嘆世風澆漓，或決心遁世避禍。但在臨行之際和既去以後，却又繫心君國，眷戀長安，既對國家命運憂心不已，又以報國無路含恨

李白全集編年注釋 論李白（代前言）

六

無窮，因而有《遠別離》之作。

是年秋，李白南下宣城。雖然他屢有出世之語，實則憂時之心無時或忘。《橫江詞六首》，《古朗月行》，《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》等詩都是此期憂時傷事之作。

天寶十四載十一月，安史之亂果然爆發。

安史亂起以後，李白又想有所作爲，經過一番奔走，終於不能有所作爲，而避亂入廬山。天寶十五載六月，玄宗奔蜀，長安淪陷，唐王朝瀕臨滅亡。李白的《菩薩蠻》，《憶秦娥》二詞當作於此時。這兩首詞都是借閨思抒寫懷念長安、哀悼故國之情。

是年七月，肅宗在靈武即位，永王璘則奉玄宗「制置」出鎮江陵。次年正月永王璘出兵東巡，派人上廬山徵聘李白。李白懷着救國之心參加了永王軍幕，不料却墮入統治者們爭權奪位的漩渦，竟以「附逆作亂」的罪名入獄，後又被判「長流夜郎」。

長安、洛陽兩京收復以後，遇赦放還的李白竟又幻想東山再起，奔走結果只是自取其辱。直到他去世前一年，還想去參加李光弼的軍隊，後因半道病還，未果。

唐代宗廣德元年（公元七六三年），李白六十三歲，病逝當塗。在他的絕命詩《臨路歌》（應作《臨終歌》）中，仍以大鵬自喻，雖爲自己的政治抱負未能實現而感到遺憾，却對自己的詩歌作了豪邁的預言。

以上是我所了解的李白一生的基本情況，其中不少地方和前人的介紹頗有出入。凡有重大出人的地方，將在這部編年全集中得到說明。

二 關於李白的思想

李白的思想，確如一些論者所說，十分複雜，充滿矛盾。他集儒、道、釋、縱橫等各家思想于一身，又好擊劍任俠，又想棄文就武，又曾宣揚人生若夢，主張及時行樂，而且被人視為「甘酒好色」。他多次以孔子自喻，却也多次嘲笑孔子，更看不起「白髮死章句」的小儒。他熱衷于學道求仙，而且受過道家鍛煉過丹，但他對神仙之事又表示懷疑，說是「仙人殊恍惚，未若醉中真」，甚至說「蟹螯即金液，糟丘即蓬萊」，而且多次批判唐玄宗迷信神仙。他「遍干諸侯」，「歷抵卿相」，滿世界尋求政治出路，却又多次說要隱居，要出世，要去尋找桃花源。李白的思想真象一個大雜燴，甚至是一團亂麻。

但是，李白的思想在複雜性中自有他的單純性，在矛盾性中自有他的統一性，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自有一根巨大的紅線貫串始終。這就是封建盛世激發起來的雄心壯志：要實現偉大的抱負，要建立不朽的功業。一念之貞，終身不渝，欲罷不能，至死方休。在這一點上，他同屈原一樣，同杜甫一樣，同一切偉大的歷史人物一樣，他們的一生都象是一場熱戀，一場苦戀，一場